

卷四之五



河

安吳四種  
中衛



中衢一 附錄目錄叙

附錄一

袁浦問答

嘉慶戊辰

海凌問答

己巳

與秦學士書

道光辛巳

記直隸

水利

畿南畿東

畿北壬午

代大名兵備富敬齋爭堵漳河決口

稟戴相使

癸未

記畿南事

癸未

上英相國書

乙酉

書昌黎

集後

乙酉

宣南答問

丙戌

跋李紱書齊蘇勒覆奏准揚運

河劄子後

丙戌

山東西司事宜條略

丁亥

書喬徵君紀事

文藁後

丁亥

附錄二

代楊桂堂給事駁奏開放舊減壩摺子

丙戌

代楊桂堂給



事上防河摺子 丙戌 小倦游閣雜說一 丁亥 小倦游閣雜  
說二 乙丑 小倦游閣雜說三 庚寅

附錄三

開河日記 己丑

附錄四

却寄陶宮保書 戊子 代議改淮鹺條畧 庚寅 上陶宮保書

壬辰 答蕭梅江書 壬辰 上陶宮保書 甲午 答謝無錫書 甲

午 畿輔開屯以救漕弊議 乙未 開河三子說 丙申 江蘇水

利畧說 代陳玉生承宣 丙申 江西或問 戊戌

叙曰 僕於道光乙酉刻舊著言河漕鹽之書三卷 題曰中衢

一 勺 其言雖切而多詳 又得其書者 大都視三事為三 而不

知其實一也 河治水事也 水有利有害 能去水害者在 能收

水利漕為惟正之供 什一而征 法自前古 鹽之起也 命曰海

王固以佐軍國所不及而紓需體塗足者之困 凡皆以莫民

居急民事也 唯以三事皆近利 司事久則見利忘義 漸去其

本以病民 卒至司事之利亦與俱病 則不揣本而齊末之故

也 河鹽二事 僕實能究其深舉而措之於國於民 既大利而

司事者亦需溉無已 惟漕則大略而已 其細微曲折 可不變

法而推行無礙者 頗未能自信 嗣游武林 識故平湖令江陰

趙琳圃 示及政書五篇 唯說漕為最善 條列十五事 二萬

餘言如其說則民與官與吏皆取之官中而用之裕如一切  
依於成案祇須去胥吏之奸而已因手抄而藏之欲刪要為  
書以補吾闕攜至都下徧言於所知借鈔轉展遂失其稿本  
趙君老矣其書刻否并存歿不可知僕意以漕主江浙即舉  
趙君法而民困卒難悉紓然與屯以減江浙之額漕斯事體  
大恐未有能見諸實事者舉趙君說則潛移默運謹守成法  
貪夫無以肆其唇舌小民已親受利益或亦可杜大患於日  
後世果有出類之傑膺

聖主篤信重寄者出一反五百年之弊以上利

國而下利民則僕說具在若居得為之地祇有心補苴以小  
利斯民於目前則當求趙說其書固已至纖至悉節目備具  
也僕轉側江淮燕齊數十年時時與當路論說民間疾苦為  
補之方諸公亦共信其謀為不身確鑿可行而善之然卒未  
有舉行者至市井小民偶倡邪說於事理既無足動聽又其  
力曾不足以達微員弁而近之一二年遠則五六年其說竟  
上騰章奏仰邀

俞允僕經見已屢竊以為天意欲重困斯民寢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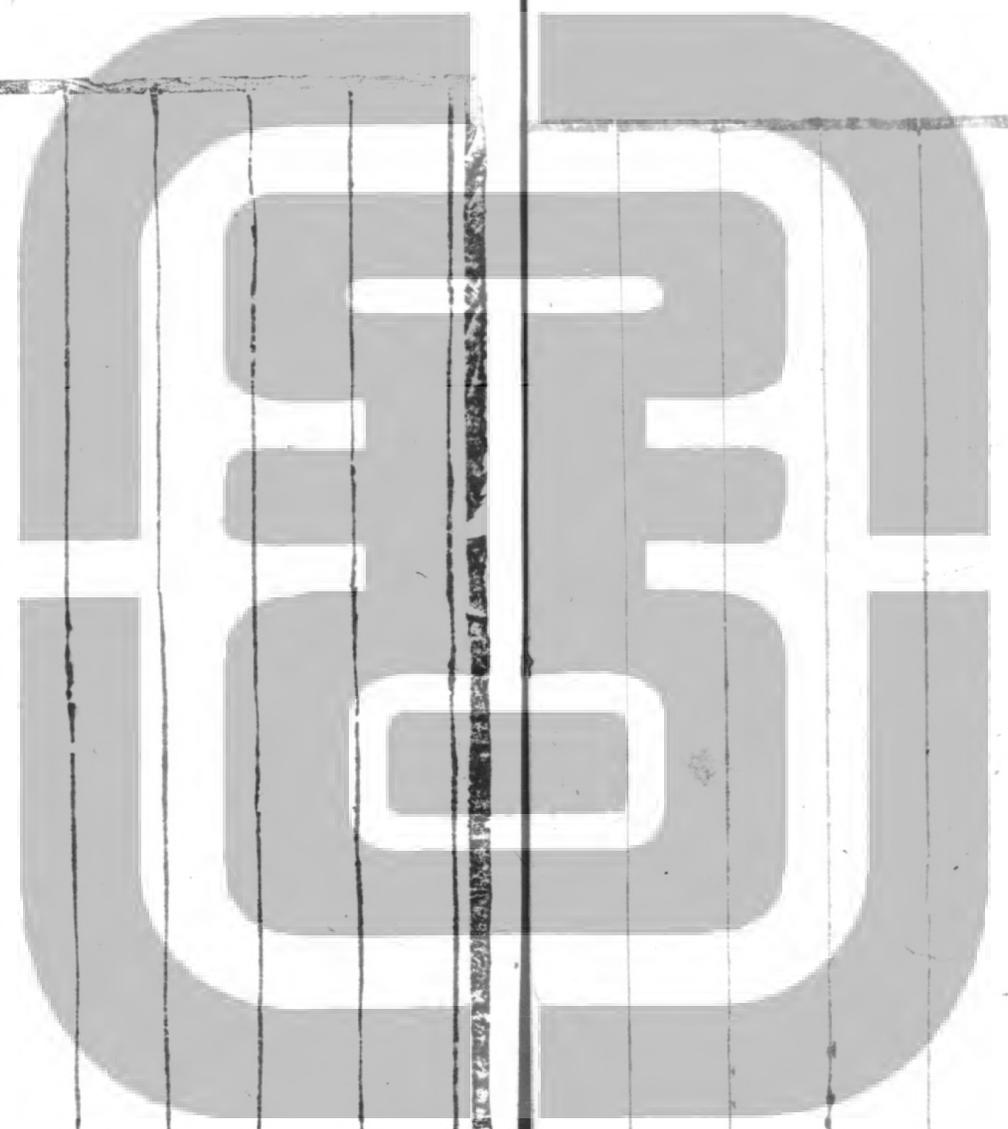
國脉積久然後知上利國下利民則中必不利於蠶蠹漁牟  
者故百言而百不用上病國而下病民中必大利於蠶蠹漁  
牟者故說一出而萬口傳播終得達於大有力者以是知仍

關人事而非彼蒼之降割下方也僕走而試令江西權篆新  
喻者年餘前任倚上游有連推折庠序以預為加漕地致興  
大獄省垣恣謂其民為比戶可誅需次無肯往者不得已而  
及僕僕受命星馳未及邑境十五里居民夾道私語新喻城  
必不能入僕從聞之皆欲少留僕中夜馳至詰朝視事隸後  
逃散畧盡而父老督子弟催科勤於糧差其應審人証諭父  
老送案唯謹及當徵漕僕集紳耆與戶糧書吏廷諭之曰漕  
正供也民司輸而令司征至兇軍安丁與上下規費本屬陋  
規然議裁減則權不在令出賠墊則僕無其力諸君與戶書  
非族即戚僕初任貴邑又向未辦漕諸君與戶書取存架十  
年來舊卷核算其必不可省之用費使僕無賠墊之累貴邑  
免抗頑之譏足矣若前此虐民諸政僕已訪悉力能盡剷除  
之一遵漕運則例花戶執攬餘米收回斷不使諸君譏僕行  
不掩言也紳耆與戶書公算三日漕費須庫紋萬九千三百  
餘兩邑人踴躍輸將米既乾潔而費用畢集兇軍時丁驗米  
色謂為生平所未見一切規費皆如向例而兌付加早及軍  
船開行後乃蒙擅變舊章迹涉科斂之嚴劾去官待辦漕運  
則例世鮮某遵行以浮收勒折為舊章久已考曰擅變夫復何  
辭然民情大可見而漕事非必不可辦亦可見矣故集錄前  
後諸文附原刻中衢一勺之後為附錄四卷焉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left margin,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right margin,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223



高仰則兩岸之失守有因其咎可薄而改道之邪說可行失  
守之獲咎輕興工之擅利厚且誰肯言海口不高仰又誰肯  
信海口不高仰乎相國不問誰何但言吾即當往勘海口起  
旱廿日已勞甚用船出可乎若干日可到彼必對曰船行中  
流則兩岸皆見自浦至到海口三百里順風不可行無風或  
小逆風十日便到相國再詰之曰船行如是之便且速吾回  
浦仍坐船更察看兩岸情形何如彼必對曰回浦萬不可坐  
船無風或小逆風寸步不能上即得好順風亦必十餘日相  
國以此驗之則海口之是否高仰可以意決矣言未竟河帥  
上謂世臣避席兩相國問水陸難易河帥答如予言長相國

漢中漸

刁亮曰袁濟問答之第二頁 卷之六頁

信海口不高仰乎相國不問誰何但言吾即當往甚海口起  
 旱廿日已勞甚用船甚可乎若干日可到彼必對曰船行中  
 流則兩岸皆見自浦至到海口三百里順風不可行無風或  
 小逆風十日便到相國再詰之曰船行如是之便且速吾回  
 浦仍坐船更察者兩岸情形何如彼必對曰回浦萬不可坐  
 船無風或小逆風寸步不能上即得好順風亦必十餘日相  
 國以此驗之則海口之是否高仰可以意決矣言未竟河帥  
 上謂世臣避席兩相國問水陸難易河帥答如子言長相國

怒曰下水逆風一日便到上水順風十日尚不能達此而以  
為高仰天下之寃未有過于海口者矣河帥語塞次日遂延  
予同勘海口而覆奏河事頗有採末議者焉

海淀問答

嘉慶己巳三月既望世臣謁師相戴公海淀公曰去年五  
月老夫偕長相國鐵制府徐河帥登陳家浦挑堤老夫問此  
堤何以挺入河心河帥云今年正月開放引河頭全賴此堤  
挑大溜使河得力使正堤合龍順手為生平未有之快吾子即  
言當日固以挑堤得為至今日則當拆去二三十丈使大溜  
歸中泓不然伏秋汛至水長四五尺上游五十里之內北岸  
當有受其害者河帥默然老夫回京聞河水才長三尺許而  
北岸之馬港口決正在挑堤上四十餘里可見此事實有把  
握然焉得有先幾燭照如吾子者常在河壩且吾子言之事

前而竟不見信用也

國家大患終必在河矣世臣曰空言何益且滋忌耳河之為患固無已時然尚非其大者公曰一決口災及田廬關係生民至鉅動帑亦數百萬患豈猶有大於此者乎世臣曰有患莫大於漕漕以江浙為重而蘇松太嘉湖為尤重其田有分三等九則唯原係蘆課攤租其料則甚輕然為數不能什一平日上則至二斗一二斗下則亦斗三四斗中起算每畝斗七升開倉收米常加七鄉儒至倍開倉開折其善堂學租營田曰公戶大小鄉官曰紳戶曾告許漕弊者曰該戶三戶大約皆完折色價率半亦民戶軍船皆泊倉門前旗丁見官

吏之誅求無厭從而挑掣米色詎索免費以若州縣而沿途

催償員弁胡現和丁得重費曰主守亦從而誅求以累旗丁至淮安盤糧通

州兌糧所費尤為不貲旂丁累則詎索州縣益力旗丁詎索

甚西州縣誅求民戶亦益多誅求無已則許控愈多許控多

則訟戶日增州縣但見漕之利遇凶歲莫肯辦災豐歲米賤

而折不減良民之受害與凶歲不殊蘇松各處田租每畝率

糴米一石看收成分定數大率不能過八分以三倍計之畝

當輸五斗有餘加以兩忙條銀先領單後掣券無處非費田

租所入儘足敷兩稅江河日下必至墊漕賠糧田無送處而

後且良民日窮紳訟戶日增必至州縣以收漕為畏途而後

已每年江浙開漕關倉者什而三四甚則拆倉廳設令長官  
吏貪利忍辱上游亦以衆怒難犯將就了事吏日貪民日頑  
其崩瓦解斯必其萌芽矣聞河南山東征收小米麥豆折色  
常至且四倍然北省畝步本寬又正供數止升合即以五倍  
計尚不及蘇松額征三之一民力可勝所謂多取之而不為  
虐者也是未可以例之江浙也按吏刑兩部則例皆有照貪  
官例提問拿問等文然編檢例本則貪官本例並無其文及  
恭讀

憲廟硃諭乃知為浮收漕糧者專立此名蓋驚獄賣法其為  
害止及一事一人而浮收勒折則害徧編戶而民受毒尤  
甚歛怨至速激怒至衆

睿慮周密真如豫見近日情事故也每局司編纂者既惡害  
而去其籍近且專事浮勒者自詡為庶其浮勒日加者上游  
尤視為能載胥之嘆殆將不遠師相曰吾子言至辨折令聞  
者哀窮憂難不可止且為之奈何乎曰斯有二術序前讀

畿輔通志見 怡賢親王率朱文瑞鄂文瑞籌辦直隸水利  
至懇成熟田三百餘萬畝卒之慕不與民爭利之虛旨名民  
升科北人既不習水田而食性又宜稷糧未幾罷廢唯存文  
安大城數屯甘為今日廢員轉轉身地耳相國果有意杜此  
惠天惠物色知農事而解水利者於近郊之荒地馬廠葦場

相度地勢名江浙老農無業者劃畧開溝棟廿四旗之丁多  
甲少而<sup>壯</sup>者出之學習元成後農師及營<sup>助</sup>力旗民學  
習者<sup>給</sup>分別給為永業量甲<sup>其</sup>所出租取什四<sup>旗</sup>人半之以  
旗籍當有調發故特優<sup>比</sup>約歲入租<sup>庫</sup>百萬則細核蘇松各  
處糧極重者大減之抗常鎮各處次重者稍減之漕項仍舊  
分別增給軍船<sup>四</sup>經費<sup>不</sup>建<sup>民</sup>困頓蘇長官運丁皆可<sup>安</sup>  
無事則久安長治之盛業也<sup>不</sup>能者清查現存屯田<sup>舉</sup>奸盜  
賣盜典之法<sup>且</sup>反前此發價官贖姑息養<sup>奸</sup>之故嚴水次嫖  
賭及隨幫索債之禁<sup>減</sup>并小幫<sup>數</sup>汰冗員扶倉督漕督糧道  
書役之弊<sup>撤</sup>沿途營緣催漕之差<sup>便</sup>丁之困於盤驗催<sup>督</sup>者  
與州縣之困於駁米加費者皆可少紓雖不能盡去浮勒民  
困庶減大半則亦小補之近功也師相嘆息者久而夜已三  
鼓世<sup>臣</sup>請退<sup>燭</sup>而記之

安吳四種卷第四

中衡一勺卷第四

附錄二

與秦學士書

易堂先生學士閣下日昨紀綱傳諭以閉門寫節母碑故十  
 許日未能相過伏蒲所言進止非所敢請然朱君殆必大用  
 毋輕言出都以誤彈冠之慶云云以世<sup>際</sup>之違世背俗非閣  
 下固莫能如是垂意推挽者然惜閣下終不志鄙懷未敢默  
 默伏惟聰察閣下甫拉都握手絮語以<sup>人材</sup>方今通達治體精  
 熟吏事激揚人材無如吾子所知勤民著績有顯迹可理者

幸以告

世臣

比薦廣東知府羅含章能興濟沔甘肅知縣

周嫌能興機杼新墮降調筆帖式和書能持大體新墮放回  
江巡道朱爾賡額能任艱鉅閣下言朱君功在南河而被傾  
陷吾所深知又吾子之舊居停也其餘三君何以見知吾子  
世臣 謂和君素聞其任東廳時事伉直有風骨月前遇于友  
人所與作劇談識力具有本末羅周皆不相識其政事彰著  
有徵是在閣下者以人事

君非以樹德世臣舉爾所知又豈有他意哉世臣自十二三  
歲時即慨然有志于用世不肯枉己以端其基迄今年逾強  
任讀先聖之書通今時之制究生民之利病驗風土之淳醜

凡以為吾儒分內事耳求為可知非以干祿若謂世臣詩文  
追蹤先正難期又獲非出于薦舉不可此非知命者之所慮  
也退之有言豈能決得失于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世臣所  
學雖未敢料看退之然較其所得亦頗有不後古人者何必  
與南山朝儕者流比哉自嘉慶庚申至乙丑六年之間大興  
朱文正公手札十數招取入都而世臣株守不行戊辰之夏  
覺羅長文敏公專摺保薦力辭始已辛未之秋以不欲登百  
文敏公剡牘成隙皆閣下所素志也豈有今日反欲因緣閣  
下推朱君之轂以為進身地步者乎如謂朱君習河事受之  
世臣非得襄理未必有功此又不然朱君如不能獨任河事

者則世臣為妄言况從前在南河與朱君相處河事之外三省巨案及興草事宜百文敏恚委朱君朱君專倚世臣感其相知之深治文書常至分夜近年精力衰耗不復堪此朱君若果起用勢不聽世臣他去是以必欲先決歸計昨已就江蘇提刑誠公之聘五六日後便發南轅人生但期有益于世耳身雖不顯而所言得行蒼生實受其福夫復何憾且草稿百卷多切世用正欲發篋刪潤寫定副本果有名世必未取法又何忌厚自菲薄貽後世君子之指摘且以人廢言也耶自去年九月至今前後所與閣下論說及代屬辭事如公私異指以防猾吏題奏一轍以抑權臣刑兵之公費宜設西北之水利當興鹽法宜飭以防患攤捐宜禁以教廉節讀御批多見施用但恐有司奉行不力又或潛植根株以養弊數耳若覆奏時區畫未善原議官置之不問是近日給諫陋習原其初意不過以一紙塞責本無心於國是閣下以師傅之尊當聖主之篤念舊學虛懷垂聽幹旋機樞千載一時而云進止非所敢請豈所望于蕭傅耶古大臣諍議條畫至再至三書之良史閣下讀之其以為固執已見乎蓋愛君之心發于不能自已也前呈漕事一書所關至鉅若仍僅以上達畢事畫地而守則不如其已矣耳屬于垣閣下不能自堅外人測其淺深將必十議十駁日後雖欲求進一言而不可得時乎不

再毋令異日有寶山空手之悔天下幸甚吾道幸甚束裝匆匆十一日當踵辭是日請必相待然亦恐急促不能盡意故先此覆布惟垂鑒察道光紀年三月八日世臣再拜

記直隸水道

道光二年仲冬就食直隸承宣使署調閱架存各州縣所送地圖貼說及漳河舊卷將現行水道撮其大要著於篇分畿南北東三路其西路迤南者歸南迤北者歸北先畿南者以漳水最關利害又所經道里至長也行篋無書籍可核對不能悉詳其遷徙之故矣

畿南

漳河其水勁疾剽悍遷徙無常有清濁二源一出山西平定州一出山西潞安府合於河南林縣交漳口會流東至濬縣之大邳山入古黃河此禹貢所載底績故道也自漢以後黃

河南徙下流淤塞始改由直隸境入海凡有三道始自磁州  
邯鄲永年曲周北趨滹沱河入海是為北道後又改由肥鄉  
廣平阜城東光入海是為中道其由大名府之舊魏縣元城  
至山東之館陶入衛初為中道之支流後遂為南道康熙中  
北流漸絕後南道屢決而魏縣廣平兩城淹廢北中兩道  
遂絕而南道益潰敗乾隆中遂決河南臨漳縣之三臺地方  
南決至內黃挾洹入衛而漳衛交匯之賈公莊河受淤衛水  
不暢南決內黃之袁村堰下注直隸清豐縣之潭坑地方直  
省乃于潭坑下開引河引水至大名縣之岔河嘴北入衛而  
南北兩岸河南之安陽臨漳內黃湯陰直隸之清豐大名元

城南樂各州縣民田年年淹浸

滏陽河出磁州由邯鄲永年曲周平鄉至鉅鹿入大陸洎合

滹沱

滹沱河出山西繁峙縣合雁門五臺諸水至直隸之井陘平

山又合固關諸水由獲鹿靈壽正定藁城至東鹿之大陸洎

又合滏陽河東北由武強至交河分二股一由獻縣東至青

縣入衛河一東北由文安大城至天津由大清河入海

滋河出龍泉關由行唐無極深澤至祁州會沙河唐河入猪

龍河

沙河出阜平由曲陽新樂至祁州入猪龍河

白河 卷之八  
唐河即山西涇水出渾源由靈邱至直隸倒馬關由唐縣望都至祁州入猪龍河

猪龍河上合滋河沙河唐河下由安平蠡縣至安州入易水  
易水出易州合涑水由定興至容城合白溝河至雄縣合猪  
龍河并完縣安肅之無名小河兩道由霸州永清入桑乾河  
白溝河出廣昌流入拒馬關名拒馬河至涿州與房山小水  
合流至新城名白溝河至雄縣入易水

畿北

桑乾河即永定河古之無定河亦名渾河渾言其濁無定以  
其河係流沙倏深倏淺而名之也出山西朔平府入直隸西  
寧合蔚州諸小水由懷安至保安合洋河至懷來合媯水入  
紫荆關由良鄉固安至永清會易水至東安會濼沱又會衛  
水由天津大清河入海

洋河出山西陽高縣入直隸萬全至宣化合邊牆外小水東  
南至保安入桑乾河

媯水出延慶州至懷來縣入桑乾河

畿東

白河由塞外入獨石口由赤城出邊牆又入密雲邊牆至縣  
城南會潮河由順義至通州會

京師海淀諸水由武清東安至天津入大清河

白河  
潮河由塞外入古北口至石匣鎮會曹家路諸小水至密雲城南入白河

薊河一出平谷一出遵化州由玉田至寧河出直沽口入海灤河受塞外承德府界宜孫河熱河柳河諸水入喜峯口至遷安又合塞外諸小水至灤州由永平至樂亭入海

大清河相傳為禹時海口然與碣石東西相去且五六百里傳聞之誤無疑又名三岔河以白河由北入渾河由西入運河由南入也然渾河又有別道可徑入海則俗以大清河由東去當三岔者近是

直省瀕水之地有三廣平冀州之間則有大陸寧晉二泊以瀕大順廣諸水俗名南九河順天河間之間則有趙北口以瀕畿西真定趙州定州諸水俗名北九河又名西淀跨淀有十二連橋為中大道天津則有三角淀以瀕渾河又名東淀東西兩淀近多淤塞而土人佔種芡蘆阻碍水道文安大城兩縣介兩淀之間地最卑下故有破了文安窪三年不歸家之謗直省水患頻仍多由於此

代大名兵備富敬齋爭堵漳河決口稟戴使相

敬稟者竊職道于上年除夕將大名等四縣被漳河決口衛  
河旁洩各水成災及上年水勢直趨郡城恐掣動大溜害及  
城池并應否堵塞馮宿村決口加寬濬深豆公河各情形專  
丁馳呈中堂并抄稿稟明直督憲在案新正初四日丁回接  
奉中堂鈞諭初六日會同豫撫憲由未和田市一帶查至楚  
旺鎮等因職道旋於初八日督同該管守令馳至楚旺迎謁  
蒙中堂面諭馮宿村決口以下並無河槽現擬將正河挑復  
而新決口門且不堵塞使漳河兩行各走五分溜勢試看一  
年再商其豆公河自宜加挑寬深唯查該處向係鹽務自辦

白門券通文  
等諭伏唯中堂熟諳河防恭膺

特簡自必會同豫撫憲籌畫盡善職道守土下吏豈容妄參  
未議惟是大名地處下游上年受害實為切膚恭讀

諭旨內有漳河關係直隸兩省民田之語

特遣中堂前來相度是直省災民不堪叠浸下情已蒙

聖明洞察若職道隱忍不言則無以上對

聖主而下又何顏以見災黎乎職道前稟馮宿村決口之水  
淹及大名府附郭兩縣各村莊袁村壩旁洩之水淹及清豐  
南樂大名三縣各村莊共計二百數十村莊者專指現被漳  
衛兩河水患而言也其實清豐南樂上年被水輕重不等尚

有四百餘村莊皆因袁村坡水奪占新開引河使各村莊積  
雨無處宣洩以致被水而肥鄉廣平各縣之水向由大名縣  
境宣洩亦因漳河橫決頂阻去路倒流上泛皆成巨災合而  
計之上年因漳衛兩河以致失收者不下二千餘村莊約計  
撫卹大賑修費以及蠲緩銀米不下二十餘萬兩又大名北  
境之紅花堤被漳水漫決淹及山東之館陶等縣尚不知有  
若干村莊職道因本境上年麥收尚好一季被歉民力尚可  
支持是以今年未請展賑若聽馮宿村決口之水試行一年  
下游各州縣民田必又試荒一年叠浸之民次變為極勢必  
展賑不但數百萬生靈轉展溝壑蒿目傷心而賑卹所費必

白口券通國文  
比上年加倍公私兩困何以堪此若竟掣動大溜東北直趨  
貽害郡城如從前魏縣大名縣兩城舊事職道職司守土豈  
能當此重咎查河不兩行一邊掣溜則一邊挂淤漳河古有  
三道北道由磁州邯鄲北趨滹沱河中道由肥鄉廣平東趨  
東光南道由魏縣迤東趨山東之館陶入衛此皆天成河槽  
而百餘年來北道先絕中道繼之南道又徙至豆公河挾洹  
入衛勢不兩行已有明驗此時若挑濬正河走溜五分其餘  
五分聽由決口漫行查正河陡折向南旁有堤岸約束斷不  
能如決口直趨東北橫潰漫行之暢是水發之時大溜必趨  
決口正河仍前淤墊則挑濬之工本已歸虛糜况往歲袁村

旁洩皆歸谷於漳河頂阻上年漳河北決衛水獨行而仍由  
袁村洩入引河至岔河嘴歸道是豆公莊一帶淺窄衛行不  
暢以致貽害大南清等三縣民田尤有明證職道愚昧之見  
馮宿村決口以下至慶豐莊六十里之間現既一片漫浸自  
數里至一二十里不等斷不能築堤導水則必宜堵塞決口  
挽回正河將濬出正河之淤就兩岸舊堤加高培厚其豆公  
河估挑寬深亦將濬出淤土創築袁村堤一帶東西兩堤至  
漳衛合流之後河身如有窄狹之處一體加寬使能容受其  
入職道境之張二莊以下至岔河嘴五十里內河身比較下  
游一帶皆形窄狹查河身過岔河嘴即寬至二十丈以外從

白口務  
無漫溢之事而迤上河身止寬十四五丈不等竊擬加寬五丈使與下游一律其豆公河既係鹽務隨時挑濬此次若估明土方移知鹽政籌款歸入大工妥辦在鹽務併出數年經費得免歲挑歲淤之煩苦想亦饒商所樂從也唯是展河創堤經費不無稍繁然亦斷不至浮於續辦蠲賑之數如所稟實有窒礙難行敢乞中堂明白批斥以開愚蒙而職道亦得奉鈞示以曉諭吏黎矣冒昧直陳臨稟惶悚恭請福安伏惟垂鑒除稟直督豫撫兩憲外職道富祥謹稟道光三年正月初十日

記畿南事

道光三年三月直隸清河縣知縣周蓮獲牛車私鹽十八輛訊係威縣商鹽二十一輛有商廝帶同引目押車三輛前行到店蓮即據供移引目核驗威縣覆稱實係威縣額行官鹽引目業已繳銷殘引無可移驗請即將所捕之車放行濟食運以各縣例有一定鹽路不由本路例同私鹽又鹽尚未到岍何以引目已作殘引繳銷即屬真情亦係虛出通關道稟督鹽兩院布按運三司大名道廣平府請飭認行威縣引鹽之本商歸案威商係鹽政爪牙吏見蓮稟即日具呈運司運司據情詳鹽政鹽政據詳咨總督俱與鹽呈同日總督於

准咨且立用六百里發令飭大名道押放鹽車運留車不發以無引即私故縱私鹽吏議綦重又鹽政書吏充商為勢要中鹽並干禁例仍請飭商赴訊稟覆總督飭道押放後數日即左遷去官新督見運稟遂將全案提省運候代赴省而新督已列入甄別案內叅撤時督撫新任皆有甄別以虛詞列叅一牘常數員上列銜名下云或如此或如彼時人呼為或體運同案一通判兩知縣運名在第二叅詞云或性耽安逸或任性妄為或性耽麩藥或輿情不附任性妄為與運事附近運到省承審官敦勸引咎乞恩事尚可解運云為上司引咎易為鹽商引咎難為鹽商而菲薄知縣易為鹽商而菲薄

國法難聲色並厲問官不能屈而原叅事須覆奏督臣度運不易屈而所事又甚直遂移任性妄為之語於通判留輿情不附一語為運之勑將三員先覆勒休摺尾稱運尚有應訊事件俟定案再行覆奏問官既不能屈運又莫敢撓商遂以平解定讞讞上督臣乃以他事劾罷之夫鹽商之勢張有自來矣非僅能左右貪黷已也其以廉能著聲躋顯要者則為之奔走禦侮也尤力故與商為難者無不敗然其斂民怨也亦甚矣天為民而設官顧為商之是助而為之分民怨不亦喪其本心已乎道光二年夏大名鎮標守備希郎阿以商刻鹽秤病民印封所市鹽移縣訊辦道府遂聯銜劾其擾商稟

小傳述身之稱  
請提省鎮臣亦惟懼袒商而下石焉希郎阿遂引鎮臣侵餉  
事更數鉅公乃定讞皆謂希郎阿擾商實而訐官長虛遣戍  
新疆先于犯事所枷示三月而鄉民不遠數十百里千百為  
輩於枷前涕泣叩頭竟疏枷不絕並議贖白金萬二千兩以  
資其行希郎阿亦善自飾謂士民曰吾雖為若得罪然受若  
資是吾嗜利鬻身也遂一無所受民籲覬益力地方大吏欲  
禁之不敢懼發解時有變乃先期中夜遣之民追送不及多  
號泣街巷希郎阿人在下中徒以與商為難而民心歸附如  
此則助商者可知也蓮邑治清河也政事善否不可知然能  
持法以撓商不畏大府之怒其人蓋亦有足多者故備記始  
末使後之知人論世者有以考鏡時變焉

上英相國書

世臣謹再拜狀上中堂年伯閣下己巳孟夏戴文端召世臣侍席得親德輝並承詢及世臣僑寓揚州家口較多手書致阿護軍栽植寒畯銘刻肝鬲嗣後六赴春明自慙荒落重負期望是以瞻公門而裹足亦未嘗以一紙瀆陳非敢自外亮蒙垂察一昨五月十四日有吳門友人至揚出示閣下四月初十日通籌漕河一摺稿本如抽退滯運那船改從海道使全漕必達來年遂停河由海運糧百五十萬石其餘改折以資修河足其費用寬其歲月諸條擘畫精詳蓋臣用心天下共見矣反覆誦讀誠歡誠慰世臣嘉慶初年薄遊海上深悉

海運之便嗣以衡家樓漫口為蘇撫具奏草不果行因為書  
以示同志不知因何得徹左右竟蒙採摛入奏高堰決口之  
時友人以河事為憂世臣比作漆室荅問一書友人錄其稿  
致浦上當事莫有能聽從者嗣見敝鄉潘學士錫恩劄運奏  
稿嘆其有心當世因錄稿寄之想未能遽達鈞聽揚州去淮  
甚近河道淤阻情形見聞稍切故知必以暫行海運專力治  
河為上策而閣下居數千里之外燭照幾先竟主停運治河  
之說言舉世所不能言私幸迂儒陋見有符賢哲竊欲舉其  
燭火以助容光之照上年十一月杪世臣因江蘇誠方伯係  
舊居傳買舟馳往勸其預籌海運方伯善其說而力不能舉

及十二月望同年齊郎中彥槐赴浦過問世臣告以急籌海  
運即中錄拙稿以致汪宗伯嗣于今年二月奉

特旨飭查而當事力持初議勞費萬狀漕河兩病今雖閣下  
再伸鴻議未知當事果能以閣下之心為心否也夫海運之  
事明白易行而當事難其議者凡以海關稅額為數較少關  
東豆貨登稅冊者十不二三胥吏乾沒日久恐以搭運漕糧  
致發此覆撫臣道員素被蒙蔽及其利害切己不能不飾詞  
護前故也然行之不得其術則亦誠有難焉者敢為閣下悉  
陳之沙船每一州縣之船為一邦共十一邦而通州海門崇  
明三邦為大俱有船五七百號其船多之大戶性必畏事每

有船數較少以人稍解事為同邦排難解紛致衆人信服因而求利者若承辦之員稍懷自私則人心不附其操守清潔者又或水清無魚不得惠以使人之道夫海運雖少漂覆之虞然斫桅鬆倉事屬常有不能不議賠償章程以防奸弊必宜通力合作通邦分攤而邦內素稱解事之人無利可牟微言阻撓衆心便惑且本年春間事雖駁阻而上海乍浦一帶尚封緝海船數百頗為擾累又浙中自五月至七月風暴無常船悉下碇名為守練現值其期船未歸埠其難一也改河由海若使弁丁押船交米強人浮海實非樂從且不能移州縣津貼旗稅之費以供沙船水腳自宜仍照該處豆商成例

令船商自管交卸而經紀花戶需索糧艘為數不貲人所共曉雖有嚴禁事同具文船商畏阻其難二也凡是二難世臣皆籌之有素策出萬全而謀之其臧則具是違殆難以與此間當路語也至于治河之道尤須方略嘉慶十年之後歲費千萬閣下蒞浦時所日擊費用非不足也是時猶云為漕事牽制至如上年減運三分之一催備從容似可稍治河病而反致決裂至於東河並無漕擾而自嘉慶十八年以至道光紀年潰溢四出歲月非不寬也是故河事興衰專係人謀工拙稽之前事斷可知矣世臣愚昧之見欲舉海運必遴派公正通達人員至上海訪明三大邦之大戶及解事為衆信服

者禮致而告之使之自合通邦議詳利病呈明該員由該員稟請大府議定入奏即立該商等為邦目一切取責成焉天津收米之時不用通州經紀人等即就近調天津各糧行斛手按日寬給飯食飭令應差查買賣舊例過斛人有錢二三文不等宜聽其舊不必禁止奏奉

俞允廣張諭示則商情踴躍而行無窒礙矣無論新漕事在冬底辦理從容即現在滯運船正在凍期之內文書往返無慮匆迫若其治河機宜情態萬變非可言悉世臣舊著河事各文潘學士皆錄副本從前百文敏黎襄勤多所採行無不立著成效或有反其道而用之者亦即自貽伊戚浦上文

老皆能言之閣下若不弃芻蕘就近取觀或有可備採擇者如蒙鈞裁察核喻知當路使之內外一心將見百廢具舉又非但河漕一節之立臻平成已也若任其泄泄誠有如鈞指所謂稍事拘泥則其弊不至不可收拾而不止者世臣雖草茅伏處原其利害寔亦切身故敢錄漆室答問舊稿附啟鄉沉廷桂上舍赴試之便囑其轉呈臨楮皇恩伏惟垂鑒道光乙酉五月十八日世臣謹狀上

昌黎集後書後

道光乙酉仲冬既望覓食渡江跼蹐舟中不自賴步荒市得  
昌黎集首尾微有漫滅晝夜誦之察其筆勢生動矯異與弱  
冠以前所見大殊既卒業因書其後曰退之讀鶡冠子至賤  
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而悲之退之議淮西事  
得情勢庶幾一壺之用矣然駟獻殺鄧析而用其竹刑袁紹  
敗於官渡曰無顏復見田豐殺之而後入是故用其言而有  
功則懼人之居其長也不用其言而致敗則又懼人之形其  
短也烏在其以失船而貴一壺哉以予所聞近世事惟故相  
阿文成公持節堵青龍岡工副將李榮吉以為進占得占大

工所深忌宜緩之得實而後進以防陡螫文成斥其撓眾急  
趣之既合龍文武皆賀惟榮吉不至召之則於埧上再拜使  
者曰為榮吉謝公相埧實未穩固榮吉不敢以賀公相故離  
工致疎虞督土料追壓閱兩日竟不守文成中夜聞埧螫馳  
至榮吉已掛纜落水文成令曰能生之者官擢三等兵吏賞  
千金未幾昇榮吉至文成垂涕親去其濕衣以  
上賜黑狐端罩護之良久乃甦文成遂自劾而薦榮吉震无  
咎者存乎悔蔚為宗臣豈不宜哉退之又云命與仇謀亦文  
家形容非事實果退之而謀命於仇也則不為前言也已

宣南答問

道光六年三月十八日春闈事畢謁朱虹舫閣學於米市胡  
同閣學曰吾子精熟河事張介航往南河閱視海口單銜具  
奏請改河道而不改海口以北隄為南隄須餉三百餘萬可  
於大汎前航緊完工

主上已調介航航為南督前往辦理吾子以為何如余躍然曰  
張公真豪傑南河得此人大難庶其有瘳閣下可速出摺稿

快讀之閣學曰未見摺稿有摺差賁至手書畧謂自安東東門工起至龍王廟皆改北隄為南隄仍歸入舊海口堤外平地低於現在河身丈五尺再挑河槽丈五尺便有三丈建築之勢可以掣溜倒跌將安東以上七八十里受病高仰之河掣深則黃水落低而禦堤可啓湖水也注入河高堰自不吃重云云閣學曰吾子視其說行之可必效乎余曰其說難行閣學曰其說難行何以為豪傑余曰張公初歷其地往返間未悉情形及漕規估算故其為說如此然所見絕人非豪傑不能及如醫師見症已真唯立方尚未穩洽耳今既調任南督諮詢考核必能斟酌盡善矣閣學曰以吾子策之如何余

曰南河自十八年春築圈堰於清江大溜被遏二十年春鑿席山腰減堤於徐州分洩盛漲而清黃交病至道光四年冬禍發高堰禦黃堤外河淤深不過四五尺若其時於高家灣以下至北淤百七八十里之間趕做束水對堤數十道導溜攻沙尚可救藥無奈上下泄泄又經一載之久河淤更厚而堅淤高則堤卑堤面子堰單薄已甚非對堤不能逼溜一用對堤便恐招水成事故此時言治南河除以北堤為南堤別無善策唯北岸六套以下堤外皆葦灘老根盤結挑挖既屬不易且難為跌崖刷寬俛家灘以下隄裡隄外高低益減未能必勝舊河即以挑深新河丈五尺寬三十丈長二百五十

里計之河面三十丈河底二十丈牽算二十五丈見丈為土  
三百七十五方每方三錢為銀百二十餘兩見里為銀二萬  
五千餘兩二百五十里須銀六百餘萬兩再創築北堤須取  
伏淤真土重水層礮底寬十二丈面寬六丈高二丈五尺地勢

離隄愈遠則愈低故堤高須如此數

見丈為土二百二十五方價六作三錢

見丈為銀七十兩見里為銀萬五千餘兩二百五十里又

須銀三百餘萬兩共計錢及十萬無論調撥甚難且大汛指

日經臨一興大工錢糧人夫無暇他顧萬一變出意外恐致

盛業中沮又道里太長中多集鎮遷徙繞越皆措置故其說

為難行也然禦堤不啓非唯公家生盤運之費丁柁受沮滯

之累南北貨物少通流之益已也全淮之水滙於洪湖以注

淮揚下河各州縣必成澤國官民並累將無盡期夫清口所

以倒灌者以太平河淤厚底平唯爭清黃水面高低以為出

入河事既至斯極物窮則變現今北沙以下河仍深通其迂

回太甚之處業經大府據潘兵備所請開挑引河逢灣取直

發帑興辦諒可不日完工以資暢注之力其北沙以上至安

東八九十里之間河身本寬堤岸亦高尚可設法唯自安東

以上至高家灣受病至深宜就其地改北隄為南堤查高家

灣工去中河西堤不過二里中河寬五六丈水深二三丈

以中河河底與黃河河底相較總低二丈以上於雙金閘下

剗隄以達鹽河鹽河之寬六五六十丈前年欲放減埧測量  
埧下低至五丈不敢開放是其地勢比中河更低誠可借作  
河身中河鹽河皆有遙埧即留作縷埧而於其北二三里之  
外另築大隄導至安東東門工歸入舊河其中不無尚須展  
寬浚深之處然較之安東以下生開河道則減省十七八矣  
計其程途不及百里築隄之費不過一百二三十萬又中河  
鹽河皆逼近黃河北堤近者里許遠者五六里即擬築大堤  
內之地二三里其間雖有居民並無集鎮且在河灘不當水  
路願遷者厚資之田畝則以舊河身撥補不願者聽之埧壑  
挖廢田畝價買撥補分別妥籌就黃河舊身移太平河也於  
李工即借其工以為禦埧使清水出湖湯湯東注至三十餘  
里地勢比之五道引河北口高低相懸勢無可回放水之後  
新河水而落低可丈五六尺清水乘高注之即遇漲亦萬無  
倒灌之理矣先開劉老澗放中河水入六塘河乃截河築堤  
挑挖引河頭移中河口於張家河包家河之間河身約二三  
十里移鹽河由南六塘河入總六塘河移雙金間於崔鎮以  
通左營料束淮北鹽斤其河身現完好稍為浚淺便載浮載  
是漕料鹽三者皆無阻碍不遇糧艘出太平河入中河增挽  
行數里或至十餘里耳約計資遷買地及在安東開引河接  
鹽河尾挑上下引河頭挑還中河並情形較險之處預做防

風亦不過七八十萬寬為籌備得三百萬各工皆臻充裕如  
是則黃河南岸有隄兩道而舊河身淤堅有如平地清江淮  
安永絕河患湖水建筑必復七分刷黃舊制則淮揚不受放  
埧之害而高堰安枕矣然而大汛經臨止隔兩月估工撥餉  
斷非汛前可以集事此時只宜嚴督工員加緊防護一面確  
估請餉務於白露以前解貯河庫一遇寒露立即調派又於  
安東以下河身相機估做對埧數十道至陳家浦為止或有  
應須切灘引溜之處一并估辦俱於霜期閉工勒限長至前  
一律完竣農事早畢人夫易集寒凍未至水碓應手若謂回  
空糧艘斷不便再留河北即於寒露之前催集楊庄一交寒  
露水落質清即啓禦埧借黃南下不過十日趨進禦埧運河  
之留淤無幾熟禦埧後確勘與概老淤並藉滌除俟各工俱  
竣測量安東以下河身刷深若干相度溜勢加做挑埧於來  
年挑汛之初開放新河下游各埧得新河大溜衝刷更見得  
力又於上游受病稍輕處所加做對埧節節逼之大汛之前  
溜船必可全渡則上下各埧不必再行議守果舉此策亦可  
為必世之計也閣學曰僕承乏史館十年近又總纂溝洫志  
於河渠公牘尋覽殆遍未有如吾子所言之切要明晰者即  
日當以吾子意作書告芥航芥航為人有魄力而胸懷空洞  
必能擇善而執者也予謝不敏而退都下諸公漸聞此說紛

朱沔至難縷陳故筆記之以應問者實四月朔日

北沙即海防廳所轄之馬起營工一名大寺與北岸雲梯關相值西至童家營六十里東至陳家浦五十里集鎮人多遷徙為難勢不得不繞越之以行河然河道迂曲則有坐灣頂溜之處故措置不易太平河自東堤達禦堤平直如衝而低窪之運河緊當東堤之下故禦堤外一被黃水頂阻清即退回折下運河黃勢躡後故倒灌甚易雙金閘在中河東北岸下有引河引水入鹽河以運左營正料淮北引鹽在高家灣下廿里楊庄上十二里中河廳所轄現任河灘居民甚多故不願遷者不必相強堤壓者創築新堤田畝被壓也挖廢者挑挖新河田畝被廢也劉老澗在仰化集西北七里宿遷縣東南鄉地有封土滾水堤崔鎮在雙金閘西北四十五里在中河北岸東北至總六塘河二里許新堤裡外須照例留出裡四丈外六丈以為栽柳取土及兵夫耕種之產故買地價須寬計此係在都發策未悉河泓深淺灘堤高卑操牛虛實故要期于霜後若在工親加衡量未始不可于汛前趕辦也此所謂禮言其極黃水過高則非借黃不可若高低祇尺許則于禦堤外加做順堤東堤外接長蓋堤

黃溜北去清勢抬高自足禦黃無倒灌之患并不須借黃也改河成于彭家馬頭等處建通船閘涵洞各一座下挑引河分引清水入舊河槽至茭陵下刷堤以達東坎之便民河真抵八灘五案則右營蕩尾正料可由內河行走清水小弱則開閘開洞漕料可以兼濟上下兩段引河工程亦不甚大而公私利益無窮將船營分為三汛一留右營之外河一留右營之內河一留左營之鹽河長年運輸永無失耗霉變之患

是年亡弟季懷曰赴春明僕著此文季懷即為加注落第後

季懷先回南未築物化錄此昌勝悼痛管記

跋李紱書齊蘇勒覆奏淮揚運河劄子後

穆堂先生以淮揚運河淤墊隄與城平議開新河於運河之西以挑河之上別築西隄則東面有隄兩道河身淤實如山可保不潰其議確鑿可施行蓋西隄外之湖灘與東隄外民田高低略同比之河身低且丈數然以行之今日則上游宜展至清江迤上之五孔閘由護城河抵昭關填合於邵伯湖以下之瓦密舖惟新西隄臨湖宜做內外各五收大坦坡加栽芟蘆以護隄身不必再做石工免致年年糜帑黃浦白田舖兩雙閘即留為減水入舊河之路則實應以下之下河田畝仍可藉其灌溉為費雖鉅為利甚大而可久然亦必先能

治黃使不倒灌其效方見然即有能治黃者運河身窄淤堅  
非水力所能盡刷仍須大批而東隄究險故此策在今日為  
當行也余往來南河二十餘年所見以謀非己出寢而不用  
致誤機宜者數矣不謂敏慈賢者乃開其先掩卷三嘆愚見  
有與李公稍異者遂節註明之復題其後以歸默深默深網  
羅近世有心世道之文至夥而河事尤所注意得李公此文  
使余質其是非故與為深言道光六年四月七日

此為移後

書喬徵君紀事文藁後

石寶應喬介夫徵君記其先侍讀與新文襄爭下河開大河事及  
侍讀被議始末稿本文義明絕書字秀質近世聞人罕能至  
此可珍也楚楨於鄉先進軼事網羅無所遺失既得此稿裝  
池以示予徵君在雍正初以諸生被

名稱

旨同徵者或至卿相而徵君以老病辭歸是非以私怨肆為  
汙蟻者大凡功名之士欲有所樹立於世而為權要掣曳隱  
忍就事常有至得罪名教者矣唐應德之於嚴嵩斯紫垣之  
於明珠君子按迹原心不得不傷其所遭也文襄著功南河

白門劄記  
以其友陳漢陳君嘗手書東去只宜疏海口西來切莫放周  
橋之句於潛庵周橋不放無所用開大河於下河矣則是役  
之不出於陳君意也明甚仲城以賄啖侍讀且指淮揚兩郡  
之田以章其賂文襄箭在弦上或未可知而徵君特書仲城  
為陳君母舅是以此畫疑陳君也世所傳治河方略出陳君  
身後其言得失相半文襄之始也急於求功繼則恐敗其成  
置下河於度外乃其本意予雅信陳君曾於郭君傳論詳言  
之自文襄倡下河形如釜底東西並高而三河六堤之說起  
侍讀所爭乃三河之一耳以至於今謬說相沿減黃入湖遞  
減入下河委七邑為全黃之壑而猶不足卒至洪湖淤淺高

堰漫決府百萬為魚之獄文襄其得辭作備之咎耶至謂文  
襄無奈公論始議開海口以洩堤下積水按堤下直東范公  
隄外淤灘高于隄內河身文襄之說原非虛妄然直東北之  
射陽湖蟒蛇河既寬且深實有建瓴之勢能消堤水不此之  
謀而徒以大河可駭之論自來物議湯文正又謂開海口一  
尺民受一尺之益剝里巷之談絕不身親心測俱不可以言  
智河員以辦工為利數譎張為幻愚弄上下其來舊矣所賴  
士君子定力主持以破邪說而居其土受其害又績學敢言  
如侍讀者尚不能研究地形發救時之策無怪近日高賢士  
大夫竟以長年放堤為得策也矣楚楨其礮片石以廣其傳



稍治民事者其去任也無不扶老携幼扳輿鋪飲垂涕而餞之則其致結隊上控薦越赴都者可知也嘉慶之末山東疆吏以救弊為說嚴盜賊之條加越訴之科而其風更熾近年頗飭吏治不專事芟屬以虐民而告訐遂為少減是亦民不勝而易治之顯證矣予以己卯庚辰間就食伊土略悉梗概故條列數事以備採擇所言平平無當遠略况事隔數年與現情未必符合聊自附於俗變相類議卑易行之次云爾一宜審定缺分肥瘠使調劑派撥均平以息物議也上游舉動難保無誤所屬持以為說若應時改正所謂更也皆仰或謂用下持上有關政體必欲遂過以勝之於是不公愈

甚物議滋起極力周旋太阿倒持山東前事如斯頗夥查山東舊有十七大缺今昔情形互異如膠州利津本上缺而變為中臨清滕縣且變為下容城本下缺維縣即墨本中缺皆變為上而胥吏仍照舊案攤派苦樂不均日滋嗷瀆又霑化福山昭遠新泰蒙陰嘉祥鉅野舊名七大苦缺免派一切攤捐仍每年每缺派鄰縣協濟辦公銀二千兩嗣以議提節省歸於藩庫準該七縣以空批抵解司案有議提節省省釐後以各州縣批解節省不足停撥最後并一例仍攤捐欵該七縣益至無措日增新虧該七缺中新泰鉅野得項較多而新泰差務兩尖一宿甲於通省鉅野為教窩盜

白川卷之四  
數辦公之費數倍他屬凡此前事之師核以現在情形推類可求應請詳細察核詳定新章俾派撥平允而調劑亦有準則

一宜查禁司書弊竇以紓官困也司書記索州縣情狀百變其小而顯者如送到冊結以註語不符冊式不合及挖補未蓋印信此層每多等情駁換迨遵駁重造又尋別端再駁即繼以查取錯誤遲延各職名多方恫喝必飽其慾而後已又如量地丈輝部頒碑式不肯摹發嚴飭造送請驗及差送候驗則捺擱不行來差候久潛回又復飭提種種罔利屈指難數蓋上司官以察屬為職必禁有司之侵

帑剝民尤必先禁書承之剝官所謂治自內始也州縣重困非如取携于庫藏即取償于閭閻司書苛求亦因州縣之一端也應請逐細查核刊發成式俾各屬有所遵循司書不能上下其手至借給籽種一案山東從未實放請提歷前屬冊籍查驗放至累萬收不及兩民即無良何至如此皆司書勾串不肖州縣稟辦分肥殘廢兵丁一案盡係司書乾沒以

國家有常之經費填官吏無厭之谿壑凡似此類必應截斷衆流

一宜督屬清釐案件及自理各詞訟依限結正以達民隱而

白門券法圖文  
崇政體也山東訟風素熾然隸臬司者十之一二隸藩司者十之八九故省例于

欽交部交案件每月撫部及藩臬兩司各奏結四五案謂之月摺良由州縣專以錢漕為意於聽斷大都怠慢而佐理之友更多不諳條例玩視民瘼雖雀角細故常至拖延歲月迫成上控上控則發回本縣又迫成京控京控又發回本省委員與發審之友商同置之高閣每有原告瘳斃押店具文銷息積習至牢交惡彌甚及征收錢漕時紳民連名控許輕則發府重則提省原被數十百人拖累經年官民兩困山東條銀加耗本不甚重銀一錢收錢百八十餘文完正耗銀共一錢一

分四厘又有庫戶書及門印厘頭在其中官餘無幾漕米雖重者至兩斗八升輕者亦

兩斗四升斗八升完斗一斗名然正漕每畝不過升許連浮

收之數不過三升民力尚在可勝非蘇松之每畝正米至

二斗許浮勒及倍終歲田中所收或至不足償官稅之比

也官除兌費每石七錢又道府漕規倉費及漕後盡情諸

費每石攤銀三四錢之外每漕一石尚可贏餘銀兩許其

漕少之處則取給于捲零無漕州縣則有集頭規費及落

地稅除七大苦缺自非揮霍性成與積累夙重者辦公儘

有餘剩故東省官之受累必以許告條漕而許告條漕之

源則以平日不能受理民事以鬱民氣上控之後曲意拖

累以積民怒于是一二棍徒乘間鬪鬻怒之氣出頭訐告  
條漕合屬良懦斂資以助之故棍徒訟雖不勝而所獲已  
多且得美名于鄉里而上游不明為治之經以為條漕加  
耗關係通省羣謂刁劣梗令必欲以嚴法勝之真大誤也  
應嚴飭各屬盡心於戶婚田債各細件迅速結正以杜訟  
源使民情歸附則輸將踴躍而新虧可息舊欠亦可以漸  
籌補矣

再山東鹽商多係無賴子弟認岸行銷指課不完以挾制有  
司絀課才數十百兩而雖使彈章一出常開缺至三五州縣  
及其賠課開復受累已深虧空之源此亦其一孔也又東省

有城工銀百五十餘萬兩交商生息以為逐年修城之用而  
本利無償至通省無一完好城郭以地方集腋之項繼奸商  
之富可謂耗財于無謂矣又司書捺案不行嘉慶十四年恩  
詔豁免穀石至廿四年尚未辦出庫項轉轄各科分承竟有  
銀已上庫歲餘而委提尚絡繹道路者

已卯七月予入藩署  
查出示草兩書有案

州縣填解大批送院掛號有遲至三四月尚未發司者東省  
批解錢糧例先期將解役姓名銀數日期通稟竟有虛發一  
稟久久不到及嚴檄飭查該州縣茫然不知者此等冬經手  
事至七八  
次又東西兩司賞識各殊西司以批解踴躍為上考東司以  
斷聽勤能為上考自非撫字催科之長備于一人則東西常

白  
至齟齬上游俱秉公直而所屬漸成畦町此不獨東省為然  
而東省為甚

安吳四種卷第五

中衢一勺卷第五

附錄二

代楊桂堂給事駁奏開放舊減堤摺子

禮科給事中臣楊煊跪

奏為開放王營舊減堤恐滋流弊敬陳案牘仰祈

聖鑒事竊照五月初八日戶部奉

上諭琦善等奏勘明安東改河工程恐有滯碍請放王營舊  
減堤以期掣溜通漕一摺南河黃高於清以致河湖交敞運  
道不通前次張井建議由安東改河以為黃水即可掣低禦

填即可啟放現既覆勘籌商多有滯碍不若開放王營舊減  
填之較為得力著即照該督等所議辦理所有開填桃河堵  
合口門并一切土埽工程及撫卹事宜共需銀三百數十萬  
兩着戶部預為籌款俟秋初該督等奏撥時即可迅速撥解  
工次以資應手欽此業經該部附片覆

奏并行文留協各該省預籌候撥在案臣查減填下游本有  
鹽河一道節經請項脩濬預備減黃今若止為減洩盛漲無  
庸先請撫卹若欲騰空河身以便挑挖下游使黃河水面落  
低啟禦填以達漕船則是以全河之水盡由舊減填口門下  
注便與嘉慶十一年十六年該處兩次缺口情形無異然十

一年因放填跌塘口十六年因下滲上漫成口固由人事失  
宜尚屬天災難挽其時口門下游之清河桃源安東海州沐  
陽五州縣田穀將熟頓付怒濤淹沒墳墓衝塌房屋比及堵  
合地仍水占漸次涸出已過播種之期是故災民得歸業者  
什不五六即得歸業民氣亦難期驟復雖以撫賑兼施費  
帑無算豈能必一失夫之不失所哉况安東海州東境南北寬  
百餘里盡係葦灘迤北又有雲台山綿亘五六十里攔截海  
濱沮遏黃流掛淤倒漾旬月之間雖沐陽桃源清河各縣地  
勢稍高去口門漸遠之處皆成澤國泛濫漫行日形頂阻上  
游水勢節節抬高所以十一年減填成口之後湖水仍不能

注衝決運河東岸之荷花塘災及高寶興泰山清鹽阜各州縣繼漫黃河上游南岸之周家樓溜勢上提又漫迤上之郭家防為睢寧全境及宿遷桃源南岸村莊之害又復分溜上提漫北岸之蘇家山淤墊微湖并密灣一帶運道十六年減堤成事之後繼漫上游北岸之棉拐山穿運成渠邳州宿遷村莊多被衝沒又逆溢上游南岸之李家樓災及河南之歸德安徽之鳳泗江蘇之淮揚各州縣下壅上潰歷有明徵是減堤一成口門不僅為安海五州縣之害已也况十八年于減堤迤上二里許審度形勢補還石滾堤之時因堤上填下高低懸絕增做石閘三座層層擎托以資控制然迭遇盛漲滯漕逐細較量卒不啟放者誠以鑒于前事莫敢冒險以民生為嘗試故也况該處虛名舊堤實係長堤兩次成事後塘深廣每至大汛加緊帮護尚形惴慄今若于該處刷堤成口放水騰河在該督等自為斟酌重輕詳計利害出此變通制宜之策然填下五州縣居民百萬豈能盡喻苦衷甘從淪胥而不悔且上游工段甚長又豈能必其不重出十一十六等年之前轍乎然而該督等非不計及開舊堤之為害下游與上見險也以禦堤不啟運道不通所關至鉅不能必出萬全是毒蛇螫手壯士斷腕之說也臣請又以成案證明之十一年減堤跌塘之後司河諸臣先議就缺口以改河道嗣見減

填新河斷難改成仍復大挑舊河挽歸故道然而經行未久  
下游南岸之陳家浦北岸之馬港口相繼潰溢其時運河清  
口倒灌如初自十二年以及十六年大丰借黃運河東西兩  
岸如千根旗杆百子堂小舟莊壯原墩二鋪王家莊白田鋪  
等處漫口頻仍下河為壑况近日河身受病又非昔比是則  
謂開放王營舊減填挑挖下游河身遂能掣低黃水啟放禦  
堤較為得力者恐亦係懸擬之辭未必確有把握恭讀嘉慶  
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睿皇帝諭飭南河諸臣曰從古治河皆以河決為患未聞有  
言河決轉受其益者至哉  
聖訓誠當為萬世之法守矣臣于前事見聞頗切伏乞  
皇上諭飭內外臣工從長計議務期漕艘可通民生無碍使  
薄海黎獻共慶

平成則微臣芹曝之愚欽感無極臣職在言路苟有所知不  
敢自默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臣謹

奏

代楊桂堂給事上防河摺子

禮科給事中臣楊煊跪

奏為黃河淤墊日甚大汛漲滿堪虞應請先事嚴防徐圖治復以期安瀾利運仰祈

聖鑒事竊照東南兩河所轄河身長一千五六百里于上年六月內經兩江督臣琦善

奏明禦黃埧外河身一年之間墊高六尺有餘本年正月內又經前南河臣嚴烺

奏明外南外北山安海防四廳境內黃河長一百五六十里節年淤墊又于本年三月內經前東河臣張井

奏明東河之蘭陽一帶河身淤墊中泓深不過六尺又本年正月江督臣琦善等據前淮揚道潘錫恩稟請于關家灘等處開挑引河逢灣取直于葉家社一帶補還大堤于大淤尖一帶接築長堤以期河道通利掣深積淤請

帑六十餘萬本年二月張井于東河任內前赴南河查看海口請以北堤為南堤自安東東門工起至龍王廟止改挑河道歸入舊海口使禦堤得以早啟等情各在案臣查改挑河道事關重大而張井為此請者自以禦黃堤外上下河身淤墊太甚人力難施是以為此改弦更張之策與潘錫恩所稟雖工程大小懸殊其為欲使河道深通禦堤得以啟放長船北達免盤撥之艱用意原無殊異臣竊以為現屆五月大汛將至改挑河道工長費多斷非旬月所能集事即琦善等所請逢取直各要工亦未據有續

奏是否工能速竣放水順利掣溜得力俱難懸揣臣查河淤則槽平而消水不遑槽平則底高而容水不多底高則堤埽卑矮堤矮則形勢危險自道光三年以來陝甘一帶微旱是以黃流未經盛漲而盈虛消息天道之常設遇盛漲何可抵禦臣聞和緩之方急則治標堯舜之知物求先務河病已深汛期至迫應請

飭下兩江山東河南東南兩河督撫諸臣轉飭道將廳營無

分南北多集工料無分雨夜梭織巡防防守既嚴河無旁泛  
怒湓衝突必可刷動底淤為以水攻沙之計即使未能全河  
一律衝刷通暢霜期之後河槽必有變更再行相機妥籌自  
本年霜後至來年桃汛有半年間暇自可從容疎導使河防  
復舊禦堤早啟糧艘直達共慶平成也臣雖不習河事私念  
黃河來源萬里雨澤多寡未能預知為此詳慎過當之計是  
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 臣謹

奏

小倦游閣雜說

道光七年三月初三日舊減堤口門合龍先是于二月二十  
八日開攔堤放新河次日啟禦堤打糧艘清高于黃尚尺許  
引河初放頃刻水行五六十里抵關孟二灘新河不能容黃  
溜出槽漫土山後土山悉復于河溜勢阻遏倒漾上泛日漲  
五六寸初一二兩日備渡糧艘三百餘隻初三日已形內灌  
復堵禦堤信至揚州羣以糧艘為憂族子孟開究河事頗力  
問曰汎水未發而黃漲下壅顯然禦堤不啟糧艘似尚可設  
法唯河道全壞不知吾叔有何神術濟此艱虞予曰西峰未  
息調撥方艱河既下壅上潰堪虞高堰水誌幾及丈五已逾

白口秀道附文  
啟堤之則淮揚徐海哀鴻未安設有不測叠浸之區次變為  
極工賑兼施動需大萬通盤籌計善後實難非僅能議送粮  
艘遂稱得策也孟開曰善兵事者能知戰地能得地利以迂  
為直後發先至善河事者黃高能使轉而低船滯能使轉而  
通又目前之急務也術將焉出予曰自太平河至清江二十  
里內有五堤三閘每一閘堤高低盈尺至清江大閘下水乃  
漸平聞現今大閘水面低于海漫三尺海漫高閘口十字街  
心尺許嗣于海漫上加石三層則自十字街心至石馬頭臥  
高於十字街心幾及四尺羊上行約高五六尺過石馬頭下行至萬柳園峻坡斗落以  
達馬路與十字街心高下約當馬路傍灘地低于馬路二尺

許略平大閘水面北抵太平庵園堰過園堰即河槽傍之老  
灘略平堰內灘地而老灘又高于渡船馬頭二三尺是王營  
東頭之黃河水面較低于大閘之運河水面二三尺也雖據  
目力未驗旱平要之不甚相遠彭家馬頭黃運之間有夾堤  
東北抵汰黃大堤長三四里寬一二百丈中有積水深寬測  
量可行粮艘無庸岸涸興挑其有淺澁加估蜀撈即借夾堤  
為兩岸又自大堤東北抵園堰之兵四堡長十五六里寬三  
四百丈法當于其中開河口寬二十四丈底半之深六尺見  
大約土百方中貫大堤上抵奶奶廟北之太平河石工下抵  
兵四堡工頭又當彭家馬頭開橫河置草閘使通運河新河

所出之土各于新口十大外堅築外四裡一五收大堤堤高一丈二尺面寬一大底寬七大見丈約土五十方河成勾矩之勢兩岸約長七千大計土三十五萬方其土本屬真淤唯取水稍遠宜先抽河槽見底以其土平鋪堤根放夾堤內積水入槽以便灌土行礮每方連水礮給價三錢為銀十萬餘兩將束清堤下之蓋堤接長掩過頭堤金門拆展束清堤至三十丈折奶奶廟後石工為新河頭刷開圍堰就兵四堡碎石工為東箱口別做西箱口創建彭家馬頭草閘五工約共需八九萬兩分投派委同時興舉限二十日完工人工料就近易集斷可依限報竣放水兩日乃開草閘進船草閘迤

下新河長十七八里兩岸並泊可容千六百艘即閉閘以聚水力不過三次全漕畢渡矣查太平河內束禦兩堤南北相直平如懸衡

近今太平河內緯道數重幾迷觀者然平如懸衡之大勢固無改也

而束堤下有

運河頭堤掣溜故清水行至禦堤被頂不出即時縮入頭堤黃躡其尾是以自平江定策以來四百餘年皆患倒灌今大展束堤引清壑出以蓋堤要截退步直北走溜轉而東注懸溜以下新河涵溜之勢歷二十里即遇黃水盛漲新堤既高且堅不一二日即能聚水抬高抵黃外出此楊庄之所以偶逢閘口數日即通者也船由草閘進出免三閘五堤打溜之費每船不下七八十千文合計得數十萬千藏富于丁不止

白門奏議附文  
抵北岸緯挽之用已也果舉此策非僅救目前危急倒灌之患可消弭于必世矣况以二十餘丈之新河終年泄湖水足消淮源五分有餘下游新淤亦可俾冀刷滌運河本容淮水三分存湖不及二分則堰水無虞過旺為淮揚兩郡之害又所費止二十萬無難籌議但運河諸廳工必大減或非河員所樂聞耳本年船竣之後若以緯挽十餘里為勞費則就雙金關引中河入鹽河至王營迤東出口使船出兵四堡順流以達北運之口而回空則仍由楊庄出口順流以達南運之口以繼文襄未竟之志此鄙人宣南答問中所議之一節也孟開曰此策可必效何不以告司河事者予曰是為馮婦先民所誠非敢忽然于民瘼也望後過吳門與陶雲汀侍郎語及此事侍郎屬筆記之遂書以俟來者

次年八月初四日在白門晤賀耦耕承宣因湖水下泛淮揚危急再三問救時之策予以行笈未携此稿口指手畫曲陳形勢承宣嘆絕少頃朱虹舫閣學亦至再為詳說翌日朱賀二公各以書致兩河督此事得舉與否固有數存乎其間非人力所能必然朱賀二公不避越俎可以為有心世事者也

小倦游閣雜說二

道光九年七月予初歸自都門兩淮鹽政忽有更替信運司不到任者閱三人矣友生借箸新使者自都馳信詢近日情形或有尚出庚辰雜著之外及所以挽頹起僵者走筆答之如左

天下事必灼見弊之所極與致弊之源而後能為救弊之策兩淮弊至今極矣道光八年春嵯使奏明舊欠攤帶悉與停徵專徵本年戊子綱正雜各項錢糧四百餘萬兩以期年清年款而奏銷屆限徵銀仍不及六分己丑新綱開已百五十日實運綱食額引一百六十萬道滾總才及三十分之一實

白川勝進閣文書  
徵新綱錢糧并戊子未完之一百九十餘萬兩才及百分之  
二開橋為新綱大典而其日竟無一重船下橋江廣各岸積  
滯鹽斤尚可銷至辛卯之冬戊子舊綱之鹽已納錢糧而未  
捆出場者尚十之五六兩淮綱食引地無論城市村庄食私  
者什七八兩淮運本須二千萬方數轉輸而各商實本不及  
四之一餘皆借賀賀息重至每月分半鹽去課回非六百日  
不可鹽滯本壓賀息日行完課則無資捆鹽庚寅之春即屆  
奏銷實徵斷不能及半欲設詞欺飾則無可造意用計彌縫  
則無處着手予庚辰雜著所言已料及此而猶不意其如是  
之驟也然而錢糧支絀之故由于不銷不銷之故由于私佔

私佔之弊起於官商春秋之法嚴于治內內治修而外患自  
息非迂疎之說也兩淮弊根在改堂商為庫商以辦賞借淮  
商有總有散散商認行額引滾于總下以責考成乾隆中兩  
淮設立務本堂僉總商中殷實知事者數人董堂事名為堂  
商兩淮之課有正有雜有捐有攤帶攤帶有三一則統綱分  
年賠課一則借帑報効分綱納還一則舊商消乏借給  
皇本通綱情攤代完本息三者與正雜皆按限報銷其捐款  
上則有辦貢及交辦事件中則有內外酬酢下則有辛工周  
卹款目紛繁皆于開徵時約數按引攤派隨正交納從前正  
雜攤帶征存司庫捐則撥歸堂櫃官主冊籍而商司出納其

如何動用悉聽官指故正雜充足不于吏議公私裕如不受  
商制嗣後改捐疑為隨正交庫而堂商改為庫商則司庫為  
官商共管之地于是賞借辦公之弊起矣院司不能潔已授  
意庫商具稟以公事應辦而商力拮据懇恩借給庫款下綱  
網還為詞司詳院批具領出庫官商朋分其所辦何公則絕  
無報銷文案官受商賄有挾而求于是巧立名目任意取携  
名為噬散實則噬庫又將該總商承辦之月費月摺普濟育  
嬰諸事務應領庫存捐項者即與作支作收抵對錢糧額引  
時或紕銷而外支概與抵納故捐款已支而正雜無完是名  
為動捐而實則虧正也庫項支絀于此始基馴至部撥則無

項可解商領則有款可指而司庫幾成商櫃矣准綱錢糧納  
分三次以紓商力如地丁之分兩忙故商欲下場捆鹽則納  
請單過壩歸所則納程綱改子上船則納加斤嗣以部餉緊  
急而岸滯無需趕捆因開預納之例減數招徠名為減納又  
以其借贖急公別倡貼色貼息名目商欠帶還則推至三四  
十年之後並不徵息所

又皇本并登請止息而商納僅早數  
月公行貼息貼色舞文類創莫甚于此減而又減撲給印本

俟捆鹽時送庫劃算其累減之課則加攤于不能預納之商

奏銷限滿鹽則紕而未運印本存于商手顧置各商墮銷

之咎于不問滾總冊成各商皆有認行而准其抵對下綱抵  
額引行不及額則坐墮銷

對一次則一銀兩納二次則一銀三納展轉撲抵銀化為紙

且現銀出庫衆目昭彰。賦撲印本授受由于袖中。于是勾通書吏。檢查遠年塵案。有名可指。無關不通。任意洗補。一可改十。虛取商領實撲印本銀。不出庫而帑歸商橐矣。其尤甚者。據商稟而給照票。虛紙誑賀。未開綱而借印本空頭。化帑駭人觀聽。視為奇謀。而且辦賞借。則云不拘何款。先行動墊。問報銷。則云商用商捐。從不存帳。詰虧缺。則云商資現罄。於預納責奏考。則云官意自虛。出通關設官督商。則專以徇商設商裕課。而專以侵課言。念及此。可為太息。至於私鹽之多。實由官受商制。而縱商夾私。商被船挾。而縱船買梟。私隨帶赴岸。運司又受商愚。引不出庫。改用水程。開江及殘。引繳部。則

四角皆由司截商。又弁髦律條。私用車牌。民船裝載。梟徒與

船戶交密。洞悉各弊。五六年來。梟私竟有長船赴岸者矣。梟

船與商船同放。冒借水程。過關一兩次。後關胥熟悉。費到船

行。略無阻滯。而江廣水販。始與梟徒覲面。交易矣。梟私價賤

色淨。秤足。凡商之百計病民者。皆為梟作利市。近又重加河

費三厘。每斤增價五文。而梟私益得暢達。梟私鹽出。無官司

之煩。淮商辦運。細請引程。綱加斤錢糧。在運司一衙門。投收支廣盈。架閣承發。四房出入。各五六次。徧歷經庫。知巡

四首領。皆商廝名。走司者。主之。故商命。每懸走司之手。然後轉歷。分司。場員。現員。監掣。批驗。子鹽。各衙門。而後鹽得上船。

起岸。凡經一署。投一房。則有一次費。課回無壓。摺之累。近且合計所費。殆浮正雜。而迂曲備至。

威脅屯船。強買商捆。以省沿途兵役規費。出費愈輕。則賣價

愈賤私愈益官愈滯則商本佔攔而智息愈重是商以夾私  
求利而竟以得害也聽船戶帶私津貼水腳不敷者往事也  
近則于子包內加夾私斤若干準折船戶水腳者有之矣船  
戶於中途賣私者往事也近則以停岸太久明賣官鹽者有  
之矣商廝押船串同船戶盜賣控報淹消者往事也近則本  
商親押效尤奸廝中途以官作私盜賣報淹補引者有之矣  
庫商夾私所贏不足以償智息賞借所分不足以饜慾壑于  
是愚弄院司詳奏銃銷銃銷者例因歷年殘引積多銃去一  
年硃單不給或將已給硃單銃銷一年不行捆運分網賠納  
錢糧而行新網也淮鹽向有根窩如田產之印契每年赴司

呈根請給硃單名為年窩年窩之價部定每引給銀一兩而  
暢銷時值或倍差故有根窩者為窩商現行鹽者為運商以  
已銀質押根窩硃單取息者為智商院司既奏銃之後願又  
另給硃單填現在總商花名倡實運硃單名目出示招智商  
質買總商以無根之單白得窩價則噬及窩商繼又將實運  
硃單奏銃則噬及智商然而庫商噬散噬窩噬智以及噬庫  
所得雖不貲而不能無所分又為奸人持長短且所得皆印  
本轉賣止可七折故其卒歸於富厚者蓋僅見也為今之計  
唯有截斷眾流奏明現在實情懇請停撥一年以下年奏銷  
為期定完兩網正雜各款飛飭西北各道切實查明存鹽數

目與現賣價值嚴禁短秤加色各弊其自願減價以求速售

者聽嚴禁岸票院發令委員赴江廣提課岸商將課付油麻

不得取揚商手票各行取其會票到揚私兌又有賀商密本利

賣鹽兌銀者皆名岸票將賣得之課儘數提解至揚盡發

下場飭本商普收灶鹽籌款借帑收買場鹽皆奸人射利之

淮北餘鹽至今堆貯因官鹽係照例定比商人自買價倍斤

半莫肯配運也嗣後委官買則官乾沒之委商買則商乾沒

之上海亦明知故昧以為調劑故真欲整飭鹽法必在

清場灶而清灶之法非提各商已課飭買斷無實效

引額如有縱容灶戶漏私者即將場員照律參辦製備烙印

鹽桶飭發場商將舊用私桶吊銷如有以大桶重利滾剝灶

戶者每桶毛鹽二百斤兩桶配葉一引已浮正引暨加斤即

將該場商重究游示各場俟停煎封鐵提到岸課悉數輸庫

給引下場配捆屯船出壩到橋院司親駐秤掣如有夾帶立

將本商究辦而嚴參場壩各員裁淹消補引之條以絕其望

長江無鹽船行走則梟私無從隱射民食專藉岸鹽三月之

後其銷必暢銷暢則課多收鹽完課之餘乃付本商鹽船回

儀照雜著所言院司親臨驗烙撤退庫商祇令自理營運所

有應辦公事由院司臨時派委一切支發並先期牌示從前

所給印本各歸各網止准劃請引目不准抵對錢糧

後前網鹽半未出場各商下場配捆全憑印本劃請引目若

准抵下網是前網之鹽憑何捆運奸商所認額引鹽斤先于

大斤內夾出未捆之鹽意圖歸入結銷而以印本抵對後網

統核一網印本實已浮于百六十萬餘引之額則當核明某

轉混清也故不准抵對  
實係正辦並非苛求

庫項出入皆以現銀盡草商領舊習  
然緊要差遣不能不借助羣材試用員雖累百大都宦裔賈  
子策名伊始已辦貨身須于下車時頻數接見察核培植可  
用可信者五六月庶幾指臂有藉果能此道不過一年場無  
透私則梟徒自散岸能暢銷則轉輸自速庫充商裕即官于  
其土者亦不必與商一口而始有沾潤矣俟兩綱並奏之後  
仍復納分三限及捐款歸堂之舊唯收買場鹽不可拘額岸  
積既盡正綱不敷民食必請提行溢收課銀應准其抵補清  
查案內之攤帶錢糧自嘉慶紀年兵興以來兵河兩項報効  
不過二千三四百萬而道光六年查清庫項商欠反至五千

餘萬可知以報効為說者皆右商而左帑者也亦宜奏請准  
令將報効之項劃抵欠欸追還議叙以昭核實陸續撥提行  
溢課歸補商欠之三千餘萬補足後提行之課即作正報撥  
仍陸續將

皇本八百萬提回所需行息經費

所取商息多係給南河挑  
濟運道之用頗關歲額

皆於提行溢課內案欸分解將借本報効二事永行停止以  
杜商口庶幾中策之得然當此積重難返之時非能得其要  
領持其要害痛加懲創則無以大畏民志而覲覲庫項之心  
不能自革必至連名告退以掣制于外買客譏彈以謠詠于  
內效未見而身已危矣若仍前摸稜則厝薪之火必一發而

白 粵 運 陸 文 著  
不可救此所為去者接浙來者埋輪不涉畏途而弃如敝屣也

按乾隆四十二年成本案所定每引十四兩零之數本屬寬裕兩淮正引一百九十餘萬道除攤課不行鹽之三十萬道計實運綱食鹽引一百六十餘萬道實徵正課銀一百八十萬兩零又織造河餉銅斤酒稅銀共約三十三萬兩皆入奏銷其雜款如南北引費減半平餘銀五萬兩各省匣費鹽規銀約七十四萬兩則歸考核共應征奏考錢糧二百九十餘萬兩例應按引攤征歸入成本此外如辦貢及交辦事件雖係無定活支然緊要公事自應按攤准

本至尋常捐款本係各商自出贏餘以成公舉若攤入成本是取之江廣士民何名商捐故歷次報効之項皆有明文不准攤入成本則其餘捐款事同一例至

皇本行息自應在借領之家征完參價自應着公受官參之家繳納若一體攤入引課作為成本尤為事出無名計正雜所征每引不足二兩一切辦公之項每引再作兩計約計二百萬之數似已敷用然自停止攤帶之後每引仍征銀五六兩此事之至不可解者也再者岸鹽一暢商立生心從前江廣暢銷時雖不敢明增官價而于水販之銀折成庫紋外再加四十八色壟斷病民至于此極又綱食

各岸零躉賣鹽皆以庫紋折成錢價而鹽秤則用曹砝九折合庫平每斤止有十四兩一錢病民滋訟開費累散部院案後總商即開訟費按引派出故三十年來總商以訟為樂與堂商之護散息事者殊異皆事之宜預防者然必總理不袒商然後院司能舉其職

賞借者庫商稟懇院司賞借庫項以辦急公與借領

皇本辦運者迫殊嘉慶六年總理費淳于審辦許如金控案覆奏內乃將賞借字抬頭繕寫影射

皇本以圖朦混蓋賞借數目較多者必通總理乃敢稟詳一有控案總理無不委身袒護又兩淮控案當其出控之初皆求輸而不求贏蓋贏則現商伏辜而無益于控者輸則飽其慾壑而承問各員無不壓厭此節為兩淮根本之弊而知者絕少故申言之

淮商之所以聳聽與談士之所以護商必曰兩淮先課而後鹽而核實則淮鹽幾無課并不得比後課也故總一歲正課之額而乘以現在商欠通計三十年正供所入或寡矣然庫項所分不能遍散商故散商之利重在賣私而總商之利則重在侵帑又淮境雖廣然出場到岸皆係長江大河巨艦直達其四面之灌淮者路蘆則陸路逾千閩粵則谿澗換船五七次又挑負越山嶺數百里以與一水關通者爭利而不可止其故何也蓋由淮商最巨中外有力

者一口袒商既為寬議官價于前又為嚴禁跌價于後壟斷病民卒以自斃明乎此則所以治淮漕者推類可見前書止為佐治者言若柄政者固不必迂曲如此也故又附記數則於後

小倦游閣雜說四

道光十年六月編錄舊稿益開佐校閱既畢事問曰吾叔僑揚久知漕事深言漕之文二篇皆不及緝私而專清灶灶果能清乎灶即清鄰私仍不能淨將毋吾叔之術猶有不盡言不盡意者乎予曰善哉子之問也夫漕利事也商利人也言利悉秋毫是固其所然貪賈三之廉賈五之事固有遠之而後近者今漕商之求利亟矣而舉事與用心適相反是以如是其岌岌也兩淮場之廣草之豐漙之厚皆甲天下自場至岸一水直達長江大河巨艦乘風轉萬石其四面鄰私灌吾引地者唯湖北之宜昌一府逼近川井浸淫為易是外則皆

支港山谿盤剝再三然後牛引人負或越沙磧千餘里或緣峻嶺數百里以與兩淮爭其數不敵至明也即本境之私出場灶賃頭口覓舟楫價皆倍于商加以咫尺買路而後行又有鹽行鹽關邀截抽分其數費較商納官課有贏無絀又非有巨貲副本以與淮商爭其所不敵至明也然而湖南則灌于粵私湖北則灌於潞私江西則粵閩浙私三分各灌其一河南則灌于蘆私安省之池寧則灌于浙私腹內則本境之私充斥以致官引壅滯帑藏空虛者則以淮商求利至急而官又力助之攔行抬價與人以不能買攙和沙泥與人以不可食剋扣官秤與人以不敷用以毆本境之私使之必達于

岸延鄰境之私使之必通于中而不知止故也善治淮鹽者必反其道而用之先結清前案截斷衆流然後講求言利之方釐剔成本使六省之民皆食賤鹽以暢銷路兩淮之商皆獲奇贏以速轉輸計六省戶口專銷淮商之鹽則一歲無慮必行三綱矣淮綱百六十萬引每引正雜奏銷銀一兩三錢雜支考核銀五錢其外支貢辦公一切公舉每引帶徵七錢無不充裕者三共徵錢糧銀二兩五錢五六年來場鹽補價未嘗及六百文兩桶一引鹽斤實為寬裕是每引鹽肉價約銀一兩則經手已大有沾潤其大使分司埧員監掣批驗子鹽各官吏引費

場額鹽少者若一例減費則不敷辦公法當于減分司埧掣費時取齊使官缺之肥

瘠略同而商本多及運使首領官司房請發驗掛諸費減浮  
寡劃一以昭平允裁冗以辦公從容為度共約每引銀三錢場船抵埠約二錢  
五分屯船抵所同之江船抵岸約一兩三共水腳銀一兩五  
錢包索捆工銀約四錢揚店費約二錢岸店費約二錢匣費  
約三錢三共銀七錢高價銀一兩計江廣綱引每引共成本  
銀七兩四錢再優加餘息銀一兩准為岸價以每引正加共  
三百七十四斤計算每斤不過二分三厘零而商本除完課  
係庫紋外餘皆揚平市納又暗贏平色銀四錢是統計商息  
已逾二分較原案之三厘倍蓰矣其食鹽之口岸成本約減  
二兩每斤止銀一分七厘零以現在庫紋折成加三五制錢

市價鄰私本境私糧船私皆萬無可以行售而侵佔淮綱者  
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斯之謂矣行之伊始尚有存鹽攔  
佔一年之後程綱斷不敷食然不可仍如前法提行使奸牙  
得肆煽搆應即奏明將本綱繳回截角殘引用紙接角蓋印  
再運名曰重綱若能行三綱則名再重重綱之鹽既無高價  
雜外二支又可大減揚岸店費無須重料每引成本又輕二  
兩更易行銷俟試行三年成效不著然後通盤酌定成本岸  
價永為遵守

國家必可歲增四五百萬之正課淮商必有歲入五六百萬  
之餘息而另庫閑款充裕可以百廢具興且藏富于六省之

白川卷之四十五  
民者歲至四五十萬向之以業私死于非命者歲可保全萬計當事顧何憚而不為此也耶然而興廢之故繫于人而囿于地自儀河淤塞江船挂泊老虎頸池掣改為洲捆而弊竇百出必宜挑濬寬深使屯船抵天池江船住沙漫洲口內以復舊制然旋挑旋淤勞費無已必于放生池上首築大挑埧將淮溜逼住儀河使出口水力足敵江潮如瓜洲運口則淤不能停然正溜注儀河而瓜河止分埧頭回溜則瓜口必淤貽害運道是不得不籌兩全盡善之策也按七年冬議開瓦窰鋪新河徐春帆黃南坡皆從余問利病予曰此河于河事無益於鹽事有損堪輿家所謂水入懷而反跳也若必成則

揚人乞食不遠矣及八年春河成而蹉遂大敗壞今新河斷不能議塞唯有相度石廖二溝西南田坂絕沙河開一深寬越河分掣二溝之溜以達高旻寺前使向東直竄之水仍灣環弓抱回繞揚城並引江潮暗拱則揚城有兩重西流玉帶水上堂形勢更勝所謂揚揚悠悠顧我欲留者也是因敗為功轉禍為福之機也且增拓一歸江之路于河事尤為有濟越河尾繫依挑埧以歸正河上以擎托淮流下以刷滌瓜口則運口亦仍前通暢不憂淤墊矣唯是兩淮歷屆興工大都調劑官商意計不及公事若必舉以實心應咨明河督調詣習測量估算之員勘估仍由河督于霜降後調三道屬之幹

白門券  
練千把協効分段實挑按估確收庶可一勞永逸耳嗟夫言之易行之難矣豈行之必難乎肯行則難矣

予鄉有販鬻酒者其父子皆嗜酒故扣筭以自給沽者嫌其筭小開罈數日其父若生涯之澹充水一桶其子不知也又充水馬沽者皆退回原酒父子猶爭執酒好出罈于盜則筋斗蟲遊缸面矣觀者啞然是淮商之智也

